

科幻大师
威尔斯
作品集

隐身人

Herbert George Wells



隐 身 人

孙宗鲁 译

科幻大师威尔斯作品集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950 千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204—03806—1/I·670

定价:50.00 元(共 5 册) 每册定价:10.00 元

隐 身 人

故 事 梗 概

隐身人其实是一个穷教员，他对科学发明有抑制不住的狂热，但无钱来进行研究。于是他去偷、去抢、甚至抢了自己父亲的钱，迫使老人自杀。他面对社会无立足之地，便服药使自己变成了隐身人，他想建立一个恐怖王国，由他来主宰，可他遇到了重重困难：想找到一种显形或隐形的变形方法，受到破坏，一气之下暴露了真面目；他胁迫一个流浪汉帮他取回重要的资料，却遭到暗算；在危急之中将隐身的秘密告诉了同学，却被同学出卖告密。在一次疯狂的追逐中，他终于悲惨地死去。

科幻大师威尔斯简介

H·G 威尔斯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英国作家，是全世界公认的继凡尔纳之后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大师。他的科幻小说涉及到广泛的科学领域，因此又有把他称为“科学小说”之父，以区别于其它科幻作家。并且，他还被科学界称为“准确的预言家”，他在《大战火星》中预见了激光，在《人类复制岛》中预见了重新复制人类，在《航时机之谜》中预见了人类科学的重点突破需要重新建立新的时空概念。无论是日本科幻卡通作家，还是畅销科幻小说作家，无不称威尔斯为先师圣哲。他的小说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分上百种版本在全世界出版，总销售量已近亿册。

(76) 中街 (18)

(17) 主夫尔里·里尔 (19)

(18) 哀悼回故主夫尔里 (20)

(78) 里尔客里辛五 (21)

(29) 尸刺戈大人良朋 (22)

(目) 录 原籍来要主夫尔里 (23)

(111) 断足祺五 (24)

(151) 人四里里 (25)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1)

第二章 泰迪·亨弗雷的初次印象 (11)

第三章 一千零一个瓶子 (19)

第四章 卡斯先生访问陌生人 (29)

第五章 牧师家的失窃 (39)

第六章 发疯的家具 (45)

第七章 陌生人露出真面目 (53)

第八章	途中	(67)
第九章	托马斯·马维尔先生	(71)
第十章	马维尔先生访问叶宾	(81)
第十一章	在车马客栈里	(87)
第十二章	隐身人大发脾气	(95)
第十三章	马维尔先生要求辞职	(105)
第十四章	在斯多港	(111)
第十五章	奔跑着的人	(121)
第十六章	在“快乐的板球手”旅店	(127)
第十七章	隐身人睡觉	(143)
第十八章	某些基本原理	(151)
第十九章	在波特兰大街的房子里	(161)
第二十章	在牛津街	(177)

第二十一章 在百货公司 ----- (185)

第二十二章 在德罗利小巷 ----- (195)

第二十三章 失败的计划 ----- (209)

第二十四章 追捕隐身人 ----- (217)

第二十五章 威克斯蒂德被凶杀 ----- (223)

第二十六章 包围肯普住宅 ----- (231)

第二十七章 作法自毙 ----- (245)

尾 声 ----- (255)

附 录 威尔斯的六部著名科学
幻想小说 ----- (261)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策一章

國主隨人來

二月上旬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一个陌生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大雪（这年冬天的最后一次雪），越过开阔的高地，从布兰伯赫斯特车站走来。他戴着厚厚的手套，提着一只黑色小皮箱，浑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除了发亮的鼻尖外，那软毡帽的帽檐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雪堆积在他的肩上和胸前，他那沉重的箱子上也镶上一道白边。他摇摇晃晃地走进“车马客栈”，冻得半死不活，把皮箱一扔。“快生个火吧，”他叫道，“做做好事，给我开个房间！”他在酒吧间里跺了跺脚，抖掉身上的雪，就跟着霍尔太太走进客厅去讲价钱。仅仅讲了上面介绍的情况，再加上扔在桌上的两枚金币，他便在客栈里住了下来。

霍尔太太生着了火，就把他留下，自己亲手给他做饭去了。在冬天里居然还会有客人在叶宾村*住宿，真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幸运事儿，何况这位客人又不是一个爱讨价还价的人呢。她打定主意要显示自己交此好运而受之无愧。一当咸肉已经下锅，而那手脚缓慢的女仆米莉被她巧妙地讽刺了几句而稍微勤快起来的时候，霍尔太太就把桌布、盘子和杯子拿到客厅，得意地摆上桌子。虽然炉火很旺，可是她惊奇地看到她那客人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朝着她站着，凝视着窗外庭院里的落雪。他十指交叉地背握着那双戴手套的手，似乎隐入沉思冥想之中。她注意

* 叶宾：英格兰南部苏塞克斯郡的一个避暑胜地。

到他肩上溶化的残雪滴落在她的地毯上。“先生，要不要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到厨房去烤干？”她说。

“不用，”他说着，一动也不动。

她没有听清楚，正打算再问问他。

他只把头回过去看着她。“我倒宁愿穿着戴着，”他加重了语气。这时她才看到他戴着一副侧面也有玻璃的蓝色护目大眼镜，还有一脸浓髯拖在外套领子外面，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

“好吧，先生，”她说，“那就随你的便，反正屋子很快就暖和了。”

他不回答，又把脸转了回去。霍尔太太觉得她友好的谈话有些不适时宜，就把其余的餐具匆匆地摆在桌上，快步走出了房间。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仍象一座石像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驼着背，竖着领子，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转，把他的脸和耳朵全都遮住了。她把蛋和咸肉重重地放下，然后大声叫他，“你的饭好了，先生。”

“谢谢你，”他立刻说道。但在她离开屋子并把门关上以前，他仍是一动不动。等到门一关上，他就立刻转过身来，走近桌子。

当 she 从酒吧间后面走进厨房的时候，听到一种声音，有规律地重复着，卡嚓，卡嚓，卡嚓，是一把勺子在盆子里迅速搅拌的声音。“哎呀，这姑娘！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她磨蹭得太久啦！”当她亲自把芥末拌好以后，就对米莉那种慢劲儿狠狠地讥刺了几句。她已经做好了火腿蛋，摆

好了桌子，什么都做了，而米莉（真是帮倒忙！）所做的唯一的事，只是把芥末给耽搁了。可是他是一位新来的客人，而且还想住在这儿哩！于是她把芥末瓶装满，庄重地把它放在一个黑色镶金的茶盘上，端进客厅。

她敲了敲门，就径直走了进去。这时客人迅速地动了一下，因此她只瞥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桌子后面一晃就不见了。好象他从地板上拣起了什么东西似的。她把芥末瓶放在桌上，这时才看到那外套和帽子已经脱了下来放在壁炉前的椅子上。一双湿漉漉的靴子靠着她的炉围，它那水汽很有可能使那炉围的铁皮生锈。于是，她果断地朝这些东西走去。“我想现在总可以把它们拿去烤干了吧？”她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声调说道。

“把帽子留下，”她的客人用一种捂闷的嗓音说道。她转过身来，见 he 已抬起头来正注视着她。

一瞬间，她站在那里惊诧得目瞪口呆。

他用一块白布——他自己带来的一块餐巾——遮掩着嘴和下巴，这就是他的嗓音捂闷的缘故。可是使霍尔太太惊吓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他蓝色眼镜以上的整个前额都被一条白色绷带缠满了，还有另外一条绷带裹住了他两只耳朵。他的脸，除了那尖尖的红鼻子以外，没有一丁点儿露在外面。鼻子还是和先前一样鲜红发亮。他身穿一件深褐色的丝绒短上衣，高高的黑色的亚麻衬领一直翻到脖子外边。厚厚的黑发从交叉的绷带之间和绷带下面拼命地钻出来，乱七八糟地上下支楞着，使他的相貌古怪到了极点。

这个用绷带蒙着裹着的脑袋跟她原先想象的竟是如此不同，因而她在片刻之间吓傻了。

他并不把餐巾拿开。她这时才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褐色的手套。他那副神秘莫测的眼镜正注视着她。“把帽子留下，”他说，捂在嘴上的餐巾使他的话语含混不清。

她从极度震惊中开始恢复过来，就把帽子放回炉前的椅子上。“先生，”她开始说，“我原先不知道……”，她窘迫地停住不说下去。

“谢谢你，”你干巴巴地说了一句，眼光从她身上扫视到门口，又扫视回来。

“我会立刻把它们烤得干干的，先生，”她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的衣服带了出去。她在门口又看一眼他那裹得白白的脑袋和蓝色的眼镜，而他脸上还捂着餐巾。她在随手关门时不禁稍稍哆嗦了一下，满脸惊诧和困惑。“哎呀！”她低声说，“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她轻手轻脚来到厨房，心里那么出神，甚至没有问问米莉现在又在摆弄什么东西。

客人坐在那里倾听她走远的脚步声。他不放心地看了看窗户，然后才拿起餐巾，重新吃起饭来。他吃了一口，又疑心地看看窗户，再吃一口。后来他站起身来，手里还拿着餐巾，走过去把窗帘放下来，一直放到有白纱帘挡住的下半截窗格的顶上，把房间弄得昏昏暗暗的，这才比较安心地回到桌旁来吃饭。

“这个可怜的家伙大概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要不然做过一次手术还是怎么的。”霍尔太太说，“那些绷带可真把我吓了一跳！”

她加了一点煤，然后打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外套打开放上去。“还有那副眼镜！为什么他的脑袋看去象一个潜水头盔而不象个人头呢？”她把他的围巾挂在衣架的角上。“总是用手帕捂住嘴，还捂着说话，……也许他的嘴巴也受过伤——可能。”

她转过身子，好象突然想起什么事来，“哎呀，我的天哪！你还没有把土豆烧好吗，米莉？”她忽然改变了话题。

霍尔太太去收拾陌生人的餐具。这时，她认为他的嘴准是在意外事故中也割伤变形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正在抽烟斗，而当她在屋里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松开那条缠住他下半个脸的丝围巾，因而也就始终没有把烟嘴送进嘴里去。但这并非由于疏忽，因为在烟草烧完的时候，她看见他还对它瞧了一下。他坐在角落里，背对着窗帘。他吃饱喝足，全身感到暖和舒适，现在说起话来，就不象原先那样简短得过分了。壁炉里红红的火光照在他的大眼镜上，给它带来一种迄今未有的生气。

“我有一些行李，”他说，“还在布兰伯赫斯特车站。”他问她怎样才能把它取来。他彬彬有礼地点着那裹缠捆绑的脑袋，以对她的解释表示谢意。“明天没有送快件的吗？”他问。当她回答说“没有”的时候，他似乎颇为失

望。她真有把握吗？难道没有人驾着双轮马车打这儿走过吗？*

霍尔太太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于是说起来就滔滔不绝。“高地附近的道路很陡，先生，”她在回答马车的问题时趁机说道，“一年多以前，有一辆四轮马车就翻在那儿，摔死了一位绅士和他的车夫。意外事故，先生，发生于顷刻之间的，是不是？”

可是客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引出话来。“是啊，”他透过捂着的围巾应了一声，一双眼睛在那深邃莫测的眼镜后面静静地端详着她。

“发生于顷刻之间，可是恢复起来可费时间哩，先生，我姐姐的儿子汤姆也在里头，一把镰刀恰巧把他的手臂割伤了——在干草地里摔个筋斗，正好碰在镰刀上——天哪！用绷带把他包扎了三个月哩。先生，说来怕你不信，现在我一见到镰刀就害怕。”

“我很理解，”客人说。“有一段时间，他怕他非动手术不可了，他的伤情那么不好，先生。”客人粗鲁地大笑起来。那笑声跟狗吠一样，似乎他的嘴要咬人。“是吗？”他说。“是的，先生，可是说到我为护理他所做的事，却不是什么好笑的事，那时我姐姐还要忙着照料她那几个更小

* 这是作者的插话。书中还有多处有这种插话。

9月14日
的孩子，所以汤姆只能由我来护理，又是缠绷带，又是解绷带，先生。所以，如果我冒昧地说一句，先生……”

“你给我拿点火柴来好不好？”客人突然粗鲁地说，“我的烟斗灭了。”

霍尔太太的话忽然被打断了。她把她对受伤的人所做过的好事都告诉他以后，他还这样粗鲁地对待她的好意，真是太无礼了。她气呼呼地朝着他愣了片刻，然后想起他付过的两枚金币，于是就去拿火柴了。

“谢谢，”，当她把火柴放下的时候，他简短地说了一声，转过身子不理她，又去凝视窗外。显然他对手术和绷带的话题很敏感。她终究不敢“冒昧”地说下去。可是他那副怠慢的样子已经把她惹火了，所以米莉在当天下午吃了她不少苦头。

客人在客厅里呆到下午四点，始终没有被人无故打扰，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相当安静，似乎在愈来愈暗的光线里坐着，靠近炉火抽烟——也许在打瞌睡。

要是仔细地留神听一听，可能会听到他加了一两次煤，还可以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的声音，大约有五分钟光景。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然后，当他又坐下来的时候，扶手椅就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